



BAIZUYANJIUBAINIAN

白族研究百年

(三)

赵寅松 主编

民族出版社



白族研究百年

(三)

赵寅松 主编

 民族出版社

目 录

白族民歌调查割记	陶阳 杨亮才/1
怪诞：白族反义歌美学特征	赵定甲/37
白族民间文学中悲剧形象的美学意义	赵怀仁/47
略论南诏文学的崛起	傅光宇/63
从诗歌所见南诏与中原的关系	余嘉华/80
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	吴金鼎 曾昭燏 王介忱/118
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	云南省博物馆 阙勇执笔/201
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	
早期遗址	云南省博物馆 肖明华执笔/229
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	
清理报告	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熊英 孙太初执笔/250
云南大理大展屯	
二号汉墓	大理白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杨德文执笔/265
大理太和城遗址调查	
勘探报告	云南省考古研究所 何金龙执笔/279
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的	
实测和清理	云南省文物工作队 邱宣充执笔/301

剑川石窟——1999 年考古调查简报

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云南大学历史系

剑川石窟考古研究课题组/337

大理心得记	冯骥才/355
南诏以来云南的天竺僧人	李家瑞/370
试议将白族的本主崇拜定为民族宗教	詹承绪/389
试论白族本主的源和流	赵寅松/400
白族本主崇拜及其传说的人间性和世俗化	张福三/414
隋唐“神僧”与《南诏图传》的梵僧 ——再谈《南诏图传》对历史的 伪造与篡改	罗 熠/439
南诏大理国佛教新资料初探	侯 冲/455
密教阿吒力在云南的传播及影响	杨学政/491
大理地区信仰大黑天神源流考说	田怀清/509
道教在大理的传播和影响	吴 棠/527
傩仪与白族“耳子歌”	谢道辛/536
“拐上奶”探源	张明曾/547
大理甲马与白族的民间诸神	李伟卿/557
白语研究一百年	杨立权/569
论白族的“白文”	石钟健/592
关于白族文字	徐 琳/618
唐代云南白蛮语和东爨乌蛮语调查	马长寿/639
白文考证	周 祐/652
白语—汉语、藏缅语混合型语言概述	李绍尼/674

Contents

Investigation on Bai's Folk songs	Tao Yang Yang Liangcai/1
Fantastic: Aesthetic Features of Bai People's	
Counter - Songs	Zhao Dingjia/37
Aesthetic Meaning of Tragic Images in Bai's Folk	
Literature	Zhao Huairen/47
Views on the Rise of Nanzhao Kingdom's	
Literature	Fu Guangyu/63
The Relation between Nanzhao Kingdom and Central	
Plains from Poems	Yu Jiahua/80
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Cangshan Mountain and	
Erhai Lake Area in Yunnan	
Province	Wu Jinding Zeng Zhaoyu Wang Jiechen/118
Site of Baiyang Village in Binchuan County of Yunnan	
Province	Kan Yong /201
Early Relic of Bronze Age in Hai Men Kou in	
Jianchuan County of	
Yunnan Province	Xiao Minghua /229

- Report on Sorting out the Tomb of Bronze Coffin in
Dabona of Xiangyun County in
Yunnan Province Xiong Ying Sun Taichu/250
- No. 2 Tomb of Han Dynasty in Da Zhan Tuan in
Dali of Yunnan Province Yang Dewen/265
-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Site of Taihe
Town in Dali He Jinlong/279
- Surveying and Sorting out the Major Pagoda of
Three Pagoda of Chongsheng
Temple in Dali Qiu Xuanchong /301
- Caves in Jianchuan County—Brief Investigation Report
on Archaeology in 1999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Group
on Caves of Jianchuan of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Beijing
University & History Department of Yunnan University/337
- The Impression of Dali Feng Jicai/355
- Indian Monks to Yunnan since
Nanzhao Period Li Jiarui/370
- Views on Making Patron Gods Worship of Bai
Nationality as National Religion Zhan Chengxu/389
- Discussions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Bai
Nationality's Patron Gods Zhao Yinsong/400
- Patron Gods Worship of Bai Nationality and Its
Secularized Legends Zhang Fusan/414
- “Holy Monk”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“Indian Monk”
in *Graphic Records of Nanzhao Kingdom*—
More Views on the Book's Falsifying History Luo Zhao/439

Views on the New Materials of Buddhism of Dali	
Kingdom and Nanzhao Kingdom	Hou Chong/455
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he Esoteric Tantric	
School	Yang Xuezheng/491
Research on the Origin of "Worshipping for	
the Great Black Deva" in Dali Area	Tian Huaqing/509
Spread and Influence of Taoism in Dali	Wu Tang/527
Rite of "Nuo" and "Erzi Song" of Bai	
Nationality	Xie Daoxin/536
The Origin of "Forest - Touring	
Festival"	Zhang Mingzeng/547
"Jia Ma" in Dali and Folk Gods of Bai	
Nationality	Li Weiqing/557
One Hundred Years of Study on Bai	
Language	Yang Liquan/569
Views on "Bai's Written Language" of	
Bai Nationality	Shi Zhongjian/592
Researches on Bai's Written Language	Xu Lin/618
Investigation on "Baiman Language" in Yunnan	
and "Wuman Language" in Dongcuan in	
Tang Dynasty	Ma Changshou/639
Researches on Bai Language	Zhou Hu /652
Bai Language—the Mixed Language of Chinese	
and Tibetan - Myanmese	Li Shaoni/674

白族民歌调查刳记

陶阳 杨亮才

1956 年秋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了一个民间文学调查组到云南采风。调查组到昆明后，分为白族、纳西族两个小组，随即分赴大理、丽江地区，对两个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实地调查采录。参加白族调查组的有毛星、李星华、陶阳，还有云南大学的杨秉礼（白族），到洱源后，杨亮才（白族）也参加了这个组的工作。

我们这个小组先后到过大理、邓川、洱源、剑川等县，并在大理的喜洲、周城，邓川的渔潭会，洱源的西山，作了重点调查采录。

这次调查时间虽然不长，但收获不小，我们搜集的白族民歌共有四万余行：长诗十篇，西山调四千首，白族调一万行，山歌一万行。还有不少白族民间故事。这些材料后来分别编成《白族民歌集》和《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
白族民歌是丰富多彩的，白族人民既善于唱歌，又善于即兴创作，有悠久的歌唱传统。民歌在白族人民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，唱调子几乎是他们每天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活动。他们一边劳动，一边歌唱，不论在山间，在田里到处都可以听到迷人的白

族民歌。如果到了三月街、绕三灵、石宝山歌会等民族节日，那更是人潮、歌如海，歌手们对唱起调子来，可以连续几个昼夜，难怪人们把这里称为“诗歌的王国”。

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，我们随手记下了一些有趣的资料 and 心得，兹录于此，以飨读者。

一、关于“白族调”

“白族调”（民家调），是广泛流传在白族人民中间的一种民歌。它可以独唱，也可以对唱，大都用三弦伴奏，音乐明快、爽朗，具有迷人的艺术魔力。

“白族调”最流行的地区是剑川、洱源一带，在插秧季节和从事其他田野劳动，随时都唱。剑川的木匠是有名的，匠人特多，每当休息时间，就弹起三弦，热情歌唱。而在剑川的七月廿三日的大王庙会、八月十五的东山大庙会，或石宝山歌会上甚至连唱几天几夜。

唱调大多用白语，间或也用汉语。内容异常广泛，有反映劳动生产的，有反映真挚爱情的，有反映旧社会痛苦生活和国民党残酷统治的，有反映现代幸福生活的。其中，也有汉族的民间传说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和《孟姜女寻夫》等等。

由于内容或表现方式的不同，“白族调”包括着许多不同名称的种类，如“花柳曲”、“出门调”、“五更调”、“十二月调”等等。

（一）“白族调”

“白族调”中有许多由几首或几十首甚至上百首“民家调”组成的长诗，白族把它们叫作“本子曲”，因为它们还没有完整

的故事情节，大多抒情多于叙事，所以，也可称作长歌。

反映白族生活的长歌有《鸿雁带书》、《张结巴》、《探病》等等。

“白族调”的短歌，一般群众都会唱。内容比较广，形式大都是三个七字句，一个五字句的四行诗段。八行一首的，则由两个诗段组成。此外，还有三行、五行或七行一首的等等。

“白族调”中包括的种类，如“花柳曲”、“五更调”、“出门调”等等，诗的形式大都是相同的，在音乐上却有所不同。剑川、洱源一带“白族调”的乐曲是一样的，而在大理的喜洲和邓川的双廊一带，“白族调”则是另一种乐曲，它更高亢更粗犷，在田野歌唱时，相隔二三里地，都听得清楚。洱源凤羽一带的“花柳曲”和大理喜洲一带的“花柳曲”，则是各自独立的两种不相同的乐曲。剑川一带的“五更调”、“出门调”、“吹烟调”等等，用的乐曲和剑川的白族调又是相同的。因为白族民歌和其他民族的民歌一样，诗歌和音乐密切关联，所以，有必要说明这一点。

“白族调”的不同种类，不是由于乐曲的区别而定的，而是由于内容和叙述方式而定的。例如，依内容而定的，“花柳曲”主要是谈情的，“出门调”主要是讲出门苦的。依叙述方式而定的，例如“五更调”，主要是用一更如何二更如何叙述各种内容的一种方式。

（二）“花柳曲”

“花柳曲”广泛流行的地区是洱源、大理一带，内容主要是谈情说爱的。

在洱源凤羽一带，“花柳曲”又名“杂曲”，也有长歌，但短歌较多。短歌，有四行一首的，也有三行、七行或八行一首的，是独立完整的抒情诗。短歌，是独唱的，长歌也可独唱也可

对唱，都有三弦伴奏。

凤羽的“花柳曲”像“西山调”一样，有三十六韵。“花柳曲”韵律严谨。如果某首歌的韵不协调，大都以“阔豆宝”（即“曲头子”）调韵。一般地说，歌的第一、二句就押协调的韵，可以不用“曲头子”，否则，必须用“曲头子”调韵。

“曲头子”主要是调韵的，并没有意思。这种调韵的方法，是巧妙的，不但增加乐曲本身的美，同时，它也避免了为押韵而修辞的“以词害意”的弊病。例如：

其一：快以_△斋，老郭呆贵自都_△皆，

（罗锅打坏作铜钉，）

尼_△叭呆贵自活欧，

（银钱打散找情人，）

西里阿不改_△！

（死我也不怕！）

其二：以是_△以，高阿坡照哥叔_△依，

（一只脚踏两只船，）

福娃豆测鹅道火，

（一个蜜蜂采两朵花，）

灼细告！

（我情哥！）

脑鸟阿那_△尼？

（你要哪一个？）

显然，其一第一句的“皆”字和第二句的“欧”音不押韵，因此，用“曲头子”“快以斋”的“斋”字就很自然的和“皆”字押韵了，这样，“皆”字和末句的“改”字也押了协调的韵。

其二的“以是以”的“以”、“依”、“尼”也是如此。这种

形式的创造是颇具匠心的。

大理喜洲一带的“花柳曲”，据民间歌手董云高说，是由纪念白族杀蟒英雄段赤城所举行的“绕三灵”大会而逐渐产生形成的。所谓三灵，即“佛都”崇圣寺、“神都”圣源寺、“仙都”金圭寺。“绕三灵”是白族的民族节日，每年农历四月廿二、廿三、廿四、廿五四天里，附近几个县的人民都穿起民族盛装赶来参加。第一天在大理县城集合出发，到圣源寺宿夜，第二天在喜洲宿夜，第三天在河湊城宿夜，第四天到马九邑解散。队伍是壮观的，一边是排成长队的人群，唱着“串会的白族调”，一边是“花柳曲”歌者和伴奏的队伍。“花柳曲”队伍排列的次序是：前后各一组歌者，当中是霸王鞭舞者，以及“双飞燕”（瓜搭板的一种）、八角鼓、笛子等舞着的伴奏乐队。如此，一边游行，一边歌舞。唱词，大都是即兴编的，内容，有的描写一路上的美丽风景，有的表述爱情，也有表现欢乐心情的抒情歌曲。“朝山调”，则是“绕三灵”必唱的小调。

这个节日异常热闹，老人拜佛烧香，青年男女唱歌。“绕三灵”的路线和宿夜地点，选择得很好，从苍山脚下一直绕到洱海沿岸，一路都是有山、有水、有树林的风景区。每当夜晚，青年男女就宿在附近的树林里，支起罗锅烧茶、烧饭，饭后，就一边饮茶一边歌唱，或者约自己的爱人到田野里去谈情说爱。

“花柳曲”和“朝山调”，固然是“绕三灵”唱的，但平时也可以歌唱。

（三）“五更调”

“五更调”广泛地流传在大理、邓川、洱源、剑川等县，但，各地区的“五更调”的内容和乐曲是不同的。“五更调”原来是用来抒发离情别绪和相思的，随时代的发展而逐渐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文学样式，即用一更、二更等等来表现各种内容。它有

倾诉旧社会痛苦的，也有诉说失恋哀伤的。新中国成立以后编的新歌，也有许多采用了“五更调”的形式。洱源县凤羽的老歌手李正开新创作的《歌颂毛主席》也用了“五更调”的形式。

(四) “出门调”

“出门调”，以剑川流传最广，剑川的木匠很有名，而且匠人也多，他们经常出外县做活谋生，有时，数月甚至数年不得返回家乡，“出门调”主要是描绘木匠们离家别乡的艰苦生活和思念故乡亲人的。

“出门调”，大多是诉苦的。它充分表明了旧社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”的情形。“出门调”经常出现思念家乡的痛苦的心绪，例如：

.....

第五天到景东甸，
前边山高我不想，
白云上边盖黑云，
霜雪一齐下。

山高不比我们的高，
坝子不比我们的好，
何日才得转家乡，
妈呀！
相见着能吗？！

这种描写，深刻动人，在艺术上确乎有撼动人心的力量。“出门调”是值得注意的作品，每一首歌都是一幅动人的伤别图，也是研究旧时代人民生活的珍贵资料。

唱“白族调”的名歌手，有剑川的张明德和洱源的女歌手杨唐翠。

张明德，现在剑川县文化馆，专门下乡为群众演唱，已经成为职业艺人。他有突出的弹唱才能，可自弹自唱。弹奏三弦具有独特的风格，比一般人弹得流畅而刚劲，而在唱功上的特点是格外粗犷有力，特别迷人。他唱的“泥鳅调”最著名，弹的三弦和唱腔都特别好。极受群众欢迎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他创作了新歌《妇女翻身》和《滇西北武装起义》，热情洋溢地歌颂了伟大的革命事件。

女歌手杨唐翠，会唱许多长歌，如《鸿雁带书》、《张结巴》、《探病》等等。她还善吹“木叶”，声音很美，柔和而嘹亮，听来使人迷醉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编过许多歌颂新社会的赞歌，还会讲许多故事。

“白族调”，现在已成为人民群众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文学形式。

二、关于“西山调”

“西山调”流传在高寒山区（西山）的白族居住地区，这是高寒山区白族人民最主要的一种诗歌形式。

关于“西山调”的起源以及调子特别多的原因，有许多很有诗意的传说。据说天上有一个歌仙，看到劳动十分辛苦，为了减轻人们的劳苦，使人们欢乐，他从天上背下三升调子，到人间来撒播歌种。因为刮风的缘故，撒得不均匀，有的地方撒稀，有的地方撒密，所以，撒稀的地方，调子就少，撒密的地方，调子就多。最后，歌仙来到西山，还有一升调子没有撒完就死了，因此，西山调子特别多。还有一个传说是：古时候，从天上吹下来

三个本子，一本是歌本，一本是戏本，一本是曲本。歌本，指的是“打歌”，落在西山团结乡，因此，这一带“打歌”最多；戏本，指的是“吹吹腔”，落在凤羽，因此，这一带“吹吹腔”最多；曲本，指的是“西山调”，落在西山、云龙和洱源十二国，因此，这一带“西山调”最多。

关于唱调子的目的，据老人们说是为了减轻人们的劳苦，每天完工之后，人们就互相邀请对方到自己家里唱调子“热闹热闹”。有一个老人说，不唱调子不成，比如结婚，屋里站也不行，坐也不行，在外边唱调子招待客人，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。此外，人们还说唱调子可以“清吉平安”。据说每家都有“地脉龙神”，有时它就作乱，或者叫人死亡，或者叫牛马死亡，叫房屋倒塌，唱了调子，可以制服“地脉龙神”。

西山白族有一种唱调子的良好风俗，因之，唱“西山调”成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学调子，等于念书，调子懂得多少和唱得好坏，成了衡量一个人才学深浅的标志。一般说来，调子懂得又多唱得又好的，是最能干最聪明的。懂调子多的，绝不是游手好闲的人，而是劳动最好的人。

不论童男童女，长到三五岁的时候，就开始学调子。父亲教儿子，母亲教女儿，父母懂的调子多，子女也就学得多。如果孩子稍稍长大，不能和别人对唱调子，父母就觉得很不够光彩。也由于这种缘故，大约十来岁的男女就可以随编随唱地对调子了。

邀约客人到自己家里唱调子，如果是未婚的男孩子约来了外村未嫁的姑娘，父亲和哥哥就遵从着传统的习惯让出去，母亲在家里陪客；要是母亲认为姑娘唱的调子又多又好，又聪明又能干，就很愿意她和儿子成亲，并且，还可以当面表示：“希望你上我家里来过。”如果是未嫁的姑娘约来了未婚的男孩子，母亲就让出去，父亲留在家里待客。

有时，青年男女结伙成群地走访他村去唱调子，如果是甲村

的男孩子到了乙村，乙村的男孩子就遵从着传统的习惯让开，让本村的姑娘们约客人唱调子，这是一种礼貌，不让开就是不懂人情。如果是甲村的姑娘到了乙村，乙村的姑娘就让开，让本村的男孩子们约客人唱调子。

甲方唱一调，乙方必须还一调，如果不唱，甲方就向乙方要调子。

对唱调子，十分讲究韵脚，确定唱某一个韵的调子，必须首首歌均押此韵，错了韵就算失败了。唱过的调子也不能再唱，重复了也算失败了。而且，还会被对方大加奚落。

有时，有这种情形，某一方把某一韵的调子唱尽了，就唱“翻调子”，所谓“翻调子”就是把某一首歌的前后句子颠倒，或者从几个调里抽些句子凑韵，敷衍搪塞，偶尔为之是允许的，当然不会持久。有时，某一方在这一韵上唱输了，也可以在另一韵上唱赢了。

青年男女唱调子，有两个显明的目的：一方面是学调子，另一方面是谈情说爱，用歌唱了解对方的才学、智慧，也用歌唱表达自己的感情。有很多青年男女就是由唱调子而发生恋爱，由恋爱而结婚的。

在田野里，是随时可以唱的。而且，大家还集体创作调子，选定某一自然现象或某一事物作为题材，你一句我一句地编凑。这类作品，大都是讽刺性的，例如看见不孝不贤的人、作恶的人、游手好闲的人等等，都要编调子讽刺。此外，西山所见和所有的东西大都有个调子，有关于日月星辰的调子，也有关于牛马鸡狗的调子。

西山的人不但都会唱调子，而且会的很多。例如八乡七登川村的女歌手字阿八会唱一千多首传统的调子，再加上临时即兴编唱的，可以唱几天几夜不会穷词。又如七乡神前村小学二年级13岁的女学生吴凤兰也会唱传统的调子七百余首。

在这诗歌王国里，几乎每个人都是歌唱家和诗人。

“西山调”是形式比较固定的格律诗，韵律十分严谨。它有三种基本样式。

第一种样式是“七七五，七七七五”（即两个七字句，一个五字句；三个七字句，一个五字句），由七个诗句组成一首。音韵落在一、三、五、七句的最后一字。例如：

赛哥出美耳怒甲
 （小哥出门去怒江）（江，白话读作ㄣㄚ）
 乌胎哈夺搭能始
 （哥呀小妹跟你去）
 耳等孟安家
 （往前头安家）
 子波汉保高上你
 （儿子养他两三个）
 以八长保干皮虾
 （银钱挣它几皮箱）（箱，白语读作ㄊㄣㄚ）
 有命不怕家乡远
 （有命不怕家乡远）
 慢慢再回家
 （慢慢再回家）

第二种样式是“七七七五，七七七五”，由8个诗句组成，韵大都押在一、二、四、六、八句的最后一字。例如：

上娃利过西娃叻
 （三月过了四月来）
 江薅出美滑滑鴉